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六

關董袁趙竇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為姻家元載惡之出為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

游鎮浙東淮南表為判官攝滁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興人無愁苦楊綰常衮皆善播引為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帝悅曰卿姑去還當

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翦定
之帝曰善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
曹刓脫為姦播悉易以士人時趨其法歷吏部侍郎帝
求宰相盧杞雅知播葦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
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
目禁輙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
事邪播即唶畏毋敢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誠

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名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濬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

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宰相使爾當我何待我淺邪偽署御史中丞播聞訖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扈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刪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

臣令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降回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與外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克發乃貸死流珍州會赦還住鄭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

在拜秘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圓府為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大歷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秘書少

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為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

不助泚帝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
時右丞元琇為韓滉排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
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
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姪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
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
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
九年罷為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會宣武

李萬榮病且死詔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以兵惟幕府騶傔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無所更改衆服晉有體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鞅鞅不能平汴士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

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録其繫李廼勞貸死流汀州帝恐晉儒懦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委孟叔度叔度為人佻侻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恭惠晉為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

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朞喪公除常服入閤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朞以下喪服緦縗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晝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彩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緦縗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官毋趨走朞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

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
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
支郎中為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
賜死子居中善詩為張籍所稱
陸長源者吴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為太子詹事有清
譽長源贍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侈汰常從容規
切嵩曰非君安能為此歷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
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為副入遷都官郎中復

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褻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政之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為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望又償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弉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為

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名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即詔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涉人也

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室韋首領段普洛數若邊節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興卒伍拜左驍衛將軍為遊奕使性謹樸數戰有功安禄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吕知誨為使賊遣韓朝陽誘之知誨即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詧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誨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寳十五載以客奴為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正臣

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顔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為質而歸貸糧馬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乃還因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𤣥志酖殺之全諒事劉𤣥佐為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為𤣥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𤣥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彊學博記少

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容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讞罪人失其平惲滋守法內權勢以請滋終不著奏遷工部員外郎韋皐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畢牟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

還使稱旨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甞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名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為劒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

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為劒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為闢所刼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戶部尚書名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

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議黜去滋潮其謀更言必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旻為唐州刺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為脩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卑辭請解賊因是易滋不為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

十贈太子少保謚旣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寛易與之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慍薄居處衣食能為春秋嘗以劉惲悲甘陵賦襃善斥惡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父驊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為

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留騂没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妹生其夫為畿官不供賊没為婢騂哀之以錢贖韋厚為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騂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名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初遷祕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殷顔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騂位省郎衣食窶乏俸單寡諸子至徒步人為咨美涇原兵

反驊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
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驊
遷祕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再遷司勲員
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内外悉
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
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
史中丞盧佋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
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為太子右庶子屏居愼
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名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
故有此拜曩與先臣並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
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荆
南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
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務宗立詔先朝所名賢良方正
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門試有司
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

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懦不職罷為太子少師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名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册贈司徒謚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

應辟以判入等為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縣陝虢觀察使入為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賕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為金州刺史久之起為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㝏以汴州判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羣讙入獄篡取之欲

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十萬衆喜反縛為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為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為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

為中丞奏駮之及為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為時鄙笑

子絪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宦官知易

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户參軍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

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弛茍安

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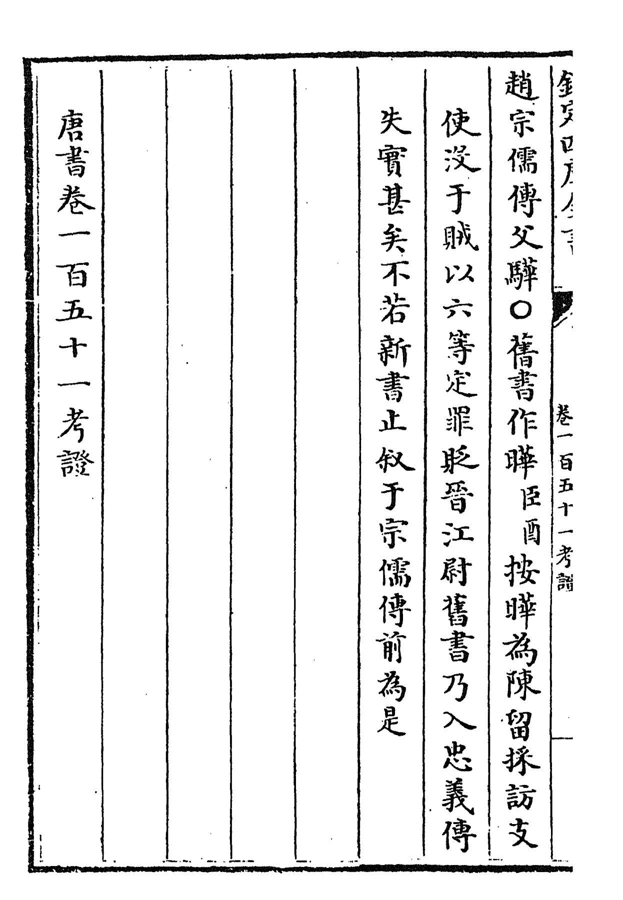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董晉傳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舊書改太常卿遷右散騎常侍

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臣德潛按此貞元九年事也舊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晉爲東都留守

陸長源傳字泳○舊書作泳之

袁滋傳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韋貞伯舊書作韋縚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舊書作西川節度使



趙宗儒傳父驊○舊書作曄臣酉按曄為陳留採訪支使沒于賊以六等定罪貶晉江尉舊書乃入忠義傳失實甚矣不若新書止叙于宗儒傳前為是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七

張姜武李宋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胄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

令盧樅以公事譏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官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令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戸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為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歷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

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閲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
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
觀察使不閲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
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
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飧錢及
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
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爲禮輕
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

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
而奴留内侍省鑑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
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佗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
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
既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
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
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
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

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録勲念亡以從蕩宥況為奴所搥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懐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名子儀冢僅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

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
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内外無易
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
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
相尚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為牲鎰恥與盟將末殺其禮
乃紿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鎰鬐家背將自
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
映等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

行謚以帝在外心憂慼謂已亟去不為備楚琳夜率其
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脅映自竇出脅抗託脩皆
免謚縋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為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
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淑皆死詔贈謚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
右拾遺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
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髙材每進見敷奏詳亮
德宗器之朱泚助田悅也以密褁書閒道邀泚太原馬

燧獲之泚不知也名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為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為

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

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壠令冡覓為浮圖費甚寡約不容
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
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
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觧朕既許之
内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
觧復為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
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輙不恱公輔懼請為
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隐贄言以參語對

帝怒黜公輔泉州别駕道使齋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
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
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横撓
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名拜比部員外郎歲内三
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
帝目送之曰是眞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
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

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悦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賛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

是時蜀新定髙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劒南西川節度使鏃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為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己寛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名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

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秉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鬭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譟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再不食贈司徒諡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搼賊賊窮必亂又投書

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

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
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
彀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
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
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
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殁帝待之益
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鎛

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鎛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為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為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

大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

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厲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

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摉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閲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勿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

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為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名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名絳議欲逐絪絳為開白乃免絳見浴

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懾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

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敎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横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内署所上疏稾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顔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

司勲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儀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令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廸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

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廸簡以邠曾置踸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廸簡亦危絳請斥禁邠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令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劵劑取直者

如掠責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禄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怪前代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

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婾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

獻臣乃為陛下譏出納烏有羡贏哉若以為獻是徙東
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帝每有詢訪隨
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
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飢有
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
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悦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使
無小臣得以間顧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

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内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虚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醾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懐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

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為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令懷諫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寛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悦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来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

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即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期歳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汙俗破兩河之膽可齒小費隳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

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為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

特尤為左右所不恱遂因以自明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羡餘不出禄廪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瀕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䇿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禀中尉夫兵不内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戳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為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

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宫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曰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猜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

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邉天下騷動故禄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縱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

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諂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

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彊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来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来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

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鷂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思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留守寶歷初拜尚書左僕

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説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

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詠官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謚曰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為七篇

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僕槃車載樂名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

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歴間風俗囂薄驅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宫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剟除本根思可與决大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

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名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跤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名宰相馬奔之死於道易所乗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名

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頭還第僧
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
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縁信及十六宅典史晏成其罪帝
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名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
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相驚
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
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
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

補闕盧鈞舒元褎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亟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若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寃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

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名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録其子慎

徵為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贊曰鎰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説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張鎰傳後胄五世孫○後胄傳作曾孫非五世孫也

武元衡傳曾祖載德○舊書作德載

歳内三遷至右司郎中○舊書一歳遷左司郎中

李絳傳御史中丞王播○舊書作王播

宋申錫傳録其子慎徽為城固尉○舊書作慎術文宗紀又作道徽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八

段顔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為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為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

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撦章擿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詧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為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

索悉得其廖伏虜師熠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
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
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
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
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
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
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
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

思罔嗣業中流矢卒衆推𦡆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内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髙其義奏擢試光禄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陜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内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

輙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邪司
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
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為副元
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
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
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嗛輙擊傷市人椎釜鬲甕
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
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

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初

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

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為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歷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别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稾積約救火則

亂秀實嚴警備夜中衆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于時食無久儲郛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潁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為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

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慮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賔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賔將位於牙内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

室無妓媵無羸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来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晝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来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

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宫室迎乗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賔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鋭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賔曰旻之来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為繼而

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名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蝂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愼

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
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
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倚非
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
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
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
用及涇卒亂名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輿元

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封户五百莊地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太和中子伯倫始立朝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繚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贈謚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為罷朝可其請孫嶷文楚珂知名嶷自鄭滑節度使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

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為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鬬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黄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

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為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紿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

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戸
顔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
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
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
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
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
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温以私怨構中丞
宋渾謫賀州真卿曰柰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

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冽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
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
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
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
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
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
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
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

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鋭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狥河北真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

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絶燕趙詔即拜戸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貫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来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

將何以教我㣧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嶭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嶭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鋭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絶平原救

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為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為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蕚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

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鋭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乗趨出棖楔乃乗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

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璧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
帝遣左司郎中李巽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
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為達識又
建言春秋新宫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
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為
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史唐旻誣劾
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
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名為刑部

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為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陜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宫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毁請每論

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貞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

之宜矣胡不𥄉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奬勵之捨此不為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乗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寳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衷恩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

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
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
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蔽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
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瘵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
當權宰相用事遞為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
北走党項裒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
都陷没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
下瘡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

聽而塞絶忠諫乎陛下在陜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懐猒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為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

言祭器不飭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
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
崩以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諡繁請從初議為定袁傪固
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
建議釐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
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
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
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

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荅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

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名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禄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絶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

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曽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曽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曽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

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頵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萠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

正已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眞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頵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

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嗟嗟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段秀實傳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舊書秀實拜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閒吐蕃不敢犯塞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 臣酉按秀實初為涇州刺史名位尚卑無封王之理後以節度封王于事理為近當從舊書

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沈炳震曰按舊書大歷八年盬倉之戰令諶尚為都將此云自恨死疑未的也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五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監生臣吴　銓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七十九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

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髙昇召署列將擊疊州叛羌於髙當川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厯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

績晟率游兵扳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内忌晟威畧歸之朝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方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扳飛越等三城絶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晟為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洺水破悦又戰洹水悦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園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

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令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為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悦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笮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

救圍晟軍晟内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為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

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晟

不肖願為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

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

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

獨厚今䝉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為言臣無以解

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

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

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

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

調敢不聽懷光黙然計塞顧刻削禀賜事出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寖露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為洋利劒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會吐蕃欲佐誅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

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絶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峯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者時教會單叓乃使張

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内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顔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

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間道
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
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
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錄參
軍李敬仲自賊中来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
雲逵為行軍司馬擢張彧自副神策軍及晟家皆為賊
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
泚使晟吏王無忌婿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

乃與賊為間乎叱斬之時輸綈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携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

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冐死来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茍俟西軍是容其為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為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

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栅以入似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鬭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蹴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𮪍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竒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

居人秋毫無所擾别將髙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一即斬以徇坊人之逺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官竪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

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勅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

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

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

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彊示弱以招窺覦三也懐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叙勲行賞追還練𢿙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満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槀且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為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田希鑒逆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

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

無所掠陽怒曰召吾来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内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

晟備册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是歲塡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為延賞擠抑内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早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為晟立五廟追贈高祖芝以下祔其主給牲器牀幄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勲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李荒弗體

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埀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巳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藴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

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令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象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册贈太

師謚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百官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僖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為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為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為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

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唯上所擇爾叔度慙故晟每進對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逹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

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堯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内肅

然從節武寧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愬代之召為刑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邇聲色而政衰矣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殫匱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侈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竇緩典帳中兵驕驁怠沓牙將李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兵既亂因大掠推李㝏主後務請諸朝時責愿不職貶隋州刺史

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晉絳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悛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貲隨賂遺輒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

憲與愬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原府參軍事醴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悍頔威彊時謂憲為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幻人詸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

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敖保山為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為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胡証為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太和初絲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憲勲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為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緦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既練晟薨與憲廬墓側德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為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

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寛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為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為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

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嶐岈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披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

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

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鋭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

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顔戰數勝元濟悉鋭卒屯洄曲以抗光顔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栅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凛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奥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

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来索襦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

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討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内厨廏厮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埸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

公實封戶五百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為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效許之乃署為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

撫魏七年令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劒遺牛元翼曰此劒吾先人嘗以揃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令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愬行已儉約其昆弟頼家勲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

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忍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為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使鞭之晟奇其才長乃辟佐于暉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旣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

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
軍出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
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
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一咨之聲振賊中
召為羽林將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西兵縣
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
破沭陽絶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
城望風送欵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又徙

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廞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為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太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亓志沼反擊其帥史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子

五品官王庭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褁甲候諸郊聽勅士橐兵野次魏人乃安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繇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為太子少師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為助力未幾拜邠寧節

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
曰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帥
武寧軍有故奴為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
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踰歲節度鳳翔
又徙陳許鄭注撫其過詔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
初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
處散地不怨惟聽為可四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
卒年六十一贈司徒聽治官苛細急棃斂頗極所欲盛

飾車馬服玩或誡之聽曰家聲在人若亦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吾欲夸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墻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為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還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為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鬪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

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晟視佖與子姪等其給與過之晟兵罷佖亦不見用召為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佖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為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為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內

出制故號白麻至似以青貢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猘河南李希烈訌鄭汳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祏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